

加黑”的奋斗模式，白天上班，下班后赶到复旦大学本部或北京路的分校区上课，上完课晚上9点再回家——单程一个多小时，刮风下雨都是如此。晚饭常常是路边摊上买几个生煎对付。回到家继续看书，第二天一早再去上班。两年半后，她拿下了复旦新闻系自考毕业证书。

“在部队就是听从命令、服从指挥，自己的事情一定要做好。部队内务要求被子叠成豆腐块，床单一个褶都没有，柜子打开所有衣服整整齐齐。”赵蕾说，“既然决定要做，就一定要做到最好。部队三年很多坚韧的东西，真的是注入了你的灵魂里。”

“铁人导演”， 从记者到晚会总导演

拿到文凭后，赵蕾先是被调到缺人手的财经部帮忙。当时上海刚有股市，还没有专门的证券类报纸，编辑老师便手把手教她做数据整理和分析——把每家公司的中报、年报数据一个一个录进去，做成表格，通过技术指标判断公司发展前景，给投资者提供参考。

“今天讲起来叫手搓，手工做。”尽管做得还不错，但赵蕾很快意识到自己对数字不够敏感，“能做，但不一定能做得好”。

后来，恰逢报社改革，她主动

请缨，转型成为文艺记者。她跑过戏剧、电影、电视、音乐、舞蹈等条线，采访过一批上海文艺界的前辈。“那时候我们都是想写独家、想写好稿，每天都很拼、很努力。”

2004年，她调入上海电视台，从副导演做起。“虽然对舞台有认知，但所有东西都要从头学。”在赵蕾看来，不就是“学嘛”，从写串联稿、策划方案开始，一点一点积累。

当时一位前辈跟她说：“你如果是在电视台三五年做不了制片人，这辈子就这样了，只能默默无闻地做个导演了。”赵蕾心里不服气，但嘴上没说。她带着两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和一个实习生，三个人组成了小团队，从零开始学编辑机、学电脑、学摄像。2008年，她被聘为制片人。

此后十余年间，赵蕾先后担任亚信峰会文艺晚会、2017年央视春

晚上海分会场、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文艺晚会、上海市庆祝建党百年文艺晚会等重大活动的总导演或执行总导演。亚信峰会时，她负责的那一场，所有创意几乎都被保留到最后，裸眼3D的“大变活人”效果后来还被借鉴到春晚。

“电视是不容错的，尤其我们做晚会，经常有重要领导和嘉宾出席。”赵蕾回忆春晚分会场的经历：场地在东方明珠广场，白天还要正常营业，他们只能深夜干活。年三十晚上直播结束后，立刻开始拆台，因为第二天一早有登高活动。“等我回到家已经早晨四五点了。然后8点手机就又响了，说要做直播采访。我刚睡了两小时，整个人还是蒙的。”赵蕾开玩笑说，当时听到“春晚”两个字，就像小猫应激一样。但她还是接了那个采访——“你代表的不是个人，而是上海在全国的一个亮相。”

“铁人导演”赵蕾在工作中。

